

老年夫妻沟通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吴婷¹, 李逢战², 王大华¹, 李云川¹

(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2.第四军医大学医学心理系, 西安 710032)

【摘要】 目的: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夫妻沟通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对50对老年夫妻进行观察研究,并采用自编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对其行为进行编码。**结果:**①自编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系统包含敌意、控制、回避、否认、反问、抱怨、表达、协商、幽默、迎合、关注和顺从行为,可以划分为“消极敌对”、“积极建设”与“回避冲突”三个维度。②总体上,老年人在“积极建设”与“回避冲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敌对”。③丈夫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妻子的消极敌对沟通对自身婚姻满意度影响显著,妻子回避冲突沟通对自身满意度的影响边缘显著。妻子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回避冲突沟通对丈夫的满意度影响作用显著。**结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夫妻沟通与满意度的交互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 夫妻沟通; 婚姻满意度; 老年人; 中国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2.031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lderly Couples

WU ting¹, LI Feng-zhan², WANG Da-hua¹, LI Yun-chuan¹

¹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²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lderly couples. **Methods:** 50 elderly couples have been videoed. Self-designed communication Rating Scale of elderly couples was used to code their behavior. **Results:** ①The Self-designed communication Rating Scale of elderly couples included hostility, control, avoidance, denial, rhetorical question, complaint, expression, consultation, humor, approval, attention and compliance. And these behavio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factors: passive hostility,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approach-avoidance. ②As a whole, old adults scored higher on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approach-avoidance than passive hostility. ③The was affected by both husband and wife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wife approach-avoidance.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wife was affected by wife passive hostility and approach-avoidance.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has gender difference.

【Key words】 Couple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Marital satisfaction; Elderly couples;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对于许多人而言,婚姻是所有亲密关系中最亲密且最持久的^[1]。能拥有幸福的婚姻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之一。特别是到老年期,美满的婚姻关系对其身心健康尤为重要。有研究已证实,配偶依恋在老年人的依恋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2],配偶支持、夫妻依恋等夫妻关系变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与生活适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3]。由此可见,关注老年人的夫妻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事实上,已有学者围绕老年人婚姻满意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如:崔丽娟^[4]筛选出了5个影响老年人夫妻关系的主要因素,分别为性格、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谐的性生活、家庭经济支配和家务劳动的分担。陈华帅^[5]从人口学变量的角度出发,发现经济因素、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等也对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不过,尽

管结论众多,但相较之下,关于我国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心理学角度的分析和探讨还比较薄弱,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夫妻沟通,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结论。

现有的大量关于其他年龄段的研究表明,夫妻沟通与其自身及配偶的婚姻满意度均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些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往往有助于促进或维持夫妻双方的关系满意度,如Litzinger与Gordon^[6]以沟通模式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s Questionnaire, CPQ)中的建设型沟通问卷与Spanier编制的夫妻适应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为研究工具,测查了387对平均年龄为43岁左右的夫妻,结果发现对于妻子和丈夫而言,建设型沟通均对自身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国内学者张锦涛,方晓义与戴丽琼^[7]也使用相似的工具测量了130对平均婚龄为11.49年的中国夫妻,得到了相似的模式,即妻子与丈夫所感知的双方沟通的积极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13JJD190001)

通讯作者:王大华, Email: devpsy@bnu.edu.cn

性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的影响,此外,丈夫所感知的沟通模式还能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消极的沟通与积极沟通一样,也能对自身及对方的婚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预测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消极的沟通方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更甚。如:Rehman 与 Holtzworth-Munroe^[8]研究了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夫妻(美国原住民夫妻、移民至美国的巴基斯坦夫妻及巴基斯坦原住民夫妻),发现对于这三组夫妻,积极和消极的沟通行为均与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相关。Williamson 等^[9]也以不同文化背景的夫妻为被试(50 对新婚的美国夫妻与 41 对新婚的中国大陆夫妻),发现在中国丈夫身上仅表现出消极行为与自身满意度的显著相关,而积极行为则没有出现显著的效应。

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有关夫妻沟通的研究多集中在中青年人群,其结论是否适用于老年人还有待检验。首先,老年人一般有更长的婚龄,这可能导致在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夫妻交互方面与中青年人表现不同。现在研究可见,对新婚夫妻的研究或者未发现显著的主体效应,或者未发现客体效应^[9,10];而大多数以婚龄为十年左右的夫妻或中年夫妻为被试的研究则往往同时发现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与客体效应,即个体的沟通方式不仅影响自身的婚姻满意度,同时还对伴侣的婚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11,7,12]。这些结果似乎表明新婚由于是磨合期,其夫妻互动方式还不是很稳定,而 10 年婚龄人群表现出了稳定的互动作用。那么老年期的模式是否是 10 年婚龄结果的复制式持续呢?单从婚龄长短看,倾向于做肯定的预期,但是我国老年人群的另一个特殊性可能让答案不那么简单,即除了婚龄的差异外,老年夫妻与中青年夫妻成长发展的历史背景也不大相同。相较于中青年人群,老年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让其耳濡目染了更多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这些观念在夫妻角色上可能就体现为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占主导作用,妻子则是被动和服从角色等。也就是说,我国老年夫妻与中青年夫妻在婚姻中的性别角色观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对配偶角色行为的心理预期也存在差异。张松群与陆卫群^[13]曾提出,配偶角色以及对配偶角色行为的心理预期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综合以上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老年夫妻的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作用模式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根据沟通的功能以及传统文化对老年人的影响,总体上我们预期积极的沟通

方式与更好的婚姻满意度相关,而消极的沟通方式则与更差的满意度相关联。同时,丈夫的沟通方式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妻子之于丈夫。

此外,以往关于夫妻互动的研究可以发现对沟通方式的评估大多采用针对年轻夫妻编制的沟通量表或编码工具,据此考察其沟通特征并划分类型。如 Christensen 等人^[14]编制了沟通模式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s questionnaire, CPQ)评估夫妻在问题产生时、问题讨论过程中和问题讨论后三个阶段的典型互动行为,并将夫妻双方的沟通方式分为建设型、回避型和要求/回避型等;Gottman 等人^[15]则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夫妻沟通分为温暖型、激烈型、回避型、敌对型和敌对/分离型等不同的类型。而此类沟通测量或编码工具及与其相对应的夫妻沟通特征或类型划分则未必适用于老年夫妻。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认为,当人们意识到生命中剩余的时间有限时,其动机目标会指向充满情感意义的经历和调控情绪方面,再加上社交范围的缩小,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重要的亲密关系上^[16]。因而,老年期将表现出更多的情感调控和稳定的心境。如 Carstensen, Gottman, 和 Levenson 等人^[17]邀请被试夫妻来讨论他们婚姻中长期存在的 inconsistency 问题,结果发现老年夫妻比中年夫妻表现出更多的情感和喜爱,而中年夫妻则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幽默、厌恶和攻击性等。除此之外,婚姻满意度的动态目标理论^[18]也提出人们在婚姻中有多种目标要实现,一般而言老年夫妻认为“陪伴目标”是其生命晚期的优势目标,因此会更加珍惜与老伴的感情,进而彼此感到温暖和友好。相反,中年夫妻可能认为工具性目标是优势目标,他们更加现实且会更多的关注怎样解决问题。因此,中年夫妻在问题解决的互动中会表现出较多的兴趣、消极情感^[17]。综上所述,老年夫妻的沟通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编制针对老年人的沟通编码表,并基于此揭示我国老年夫妻的沟通特点。

1 方 法

1.1 被试

参与本研究的被试为来自北京某社区的 50 对老年夫妻,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68.42 ± 5.21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50 ± 2.71 年,平均婚龄为 41.79 ± 5.98 年。根据简易精神状态检查的结果,所有被试的认知功能正常。

1.2 研究程序

1.2.1 问卷填写 每次预约一对夫妻来实验室,由两名主试对夫妻分别进行独立的问卷评估。被试在这一阶段完成婚姻调试问卷。

1.2.2 话题讨论 问卷完成后,要求被试选择一件夫妻二人想法不一致且自认为有必要讨论的事件(事件列表通过正式研究之前的半结构化访谈获得),并给他们5分钟时间单独讨论。指导语如下:接下来给你们5分钟时间讨论夫妻之间不一致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在5分钟之内达成一致。然后开始讨论,并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以用于后期编码。

1.3 测量工具

1.3.1 婚姻调适问卷 采用应用较广泛的简版Locke-Wallance婚姻调适问卷(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来评定被试的婚姻调适程度和婚姻满意度。该问卷共包含15个项目,涉及了夫妻交流、性生活、情感及价值观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9]。问卷得分为各题目得分之和,其评分范围在2到158分之间,分数越高,代表婚姻质量越好,婚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进行夫妻婚姻质量的分析之前,重新对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Cronbach $\alpha=0.692$ 。于是,进行了项目分析,结果发现问卷中的第二题、第十题、第十二题和第十五题校正的题总相关系数偏低,均小于0.2,且删除这几个项目均有利于提升该问卷的总体信度,因此将其删除。删除后问卷整体的Cronbach $\alpha=0.712$ 。

1.3.2 自编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在编制过程中参照了爱荷华互动评定量表等经典编码系统^[20],同时又结合了所观察到的老年夫妻的沟通行为。如本研究发现经典编码系统中的“撒娇”、“焦虑”、“肢体攻击”等维度或许在年轻夫妻中较普遍^[21],但在老年夫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本研究编制的针对老年夫妻的沟通编码表就不包含这些维度;而“有效沟通”在老年夫妻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即表达与协商,因此本研究将“有效沟通”维度改为两个更具体的指标:表达、协商。

最终建立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体系共涉及13种沟通行为,分别为敌意、控制、回避、否认、反问、抱怨、表达、协商、幽默、迎合、关注、说教和顺从。每种行为都有明确的操作定义,如当观察到被试表现出一种或更多以下行为:不愿意参与讨论、拒绝讨论、长时间不做出任何回应、转移话题、眼光长时间游移,则认为被试采取了回避沟通。研究者根据被试

行为的频率和强度对其进行9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该行为出现得越频繁,强度越大。该编码工作由两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承担,最后计算每个沟通行为上的类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以衡量评分者一致性,得到无论是针对丈夫的编码,还是针对妻子的编码,其一致性均在0.5以上,根据前人的研究,ICC高于0.5可表明编码者一致性较高^[22]。

1.4 数据管理与分析

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老年夫妻沟通的特征

2.1.1 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两位编码者在各沟通行为上的平均分作为每位被试的最终得分。随后,为了得到老年夫妻沟通的维度结构,对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对样本的因素分析适合性进行检验,得到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59.63, $P<0.000$, KMO值为0.69,表明可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3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对比单个因素的方差解释率,也发现从第4个因素起,其方差解释率显著减少,因此决定抽取3个因子。根据项目载荷表,对交叉载荷项进行删除,据此剔除在因子1与因子2上的载荷均大于0.40的“说教”一项,剩余12项沟通行为。对余下项目再次限定3个因子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KMO=0.65, Bartlett球形检验 $\chi^2=388.04$, $P<0.000$ 。三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24.83%、18.95%、16.15%,共计59.93%。项目的载荷结果如表1所示。

这三个因子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沟通策略,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含义,进行命名。因子1主要涉及一些消极行为,包括敌意、抱怨、否认和反问,可以理解为这一沟通维度是指在沟通中,对他人或事抱有不满意和敌意,并以抱怨、推脱、反问等负面行为传达想法,因此将其命名为“消极敌对”沟通策略。因子2则反映了沟通中的一些积极行为,包括表达、协商、关注、幽默和回避(反向),可认为是指在沟通中,主动参与讨论,能以积极或中立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提出合理建议,同时也非常关注与尊重对方所表达的内容。因此命名为“积极建设”沟通策略。因子3包括顺从、迎合和控制(反向)。具体指,在沟通中,主要由对方主导讨论方向,自己则大部分时候仅表达对对方的肯定,按对方要

求行事,时常让步、妥协、敷衍了事等。于是将其命名为“回避冲突”沟通策略。

表1 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的因子结构

	因子		
	1	2	3
敌意	0.90		
抱怨	0.84		
否认	0.75		
反问	0.75		
回避		-0.73	
表达		0.70	
协商		0.67	
关注		0.63	
幽默		0.41	
顺从			0.84
控制			-0.69
迎合			0.66

表2 老年夫妻沟通各维度的平均值(\bar{x})、标准差(s)及相关

$\bar{x}(s)$	消极敌对	积极建设	回避冲突
1.82(0.94)			
3.67(0.78)	0.04		
3.69(1.00)	-0.33**	-0.03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示边缘显著,下同。

2.1.2 老年夫妻沟通行为的基本特点 老年夫妻在各沟通维度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2。总体上,老年夫妻在“回避冲突”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积极建设”策略维度,而在“消极敌对”维度上的得分最低。进一步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被试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发现“积极建设”与“消极敌对”得分差异显著($t=15.45, P<0.001$);“回避冲突”与“消极敌对”得分差异也显著($t=11.89, P<0.001$),“积极建设”与“回避冲突”差异则不显著($t=0.21, P=0.83$)。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计算老年人夫妻沟通三个维度的相关,结果可以看到,“消极敌对”策略与“回避冲突”策略在 $P<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他相关均不显著。

2.2 老年夫妻的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2.2.1 老年夫妻的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计算老年人夫妻沟通的三个维度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积极建设策略(维度)与老年婚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不显著($r=0.05, P=0.60$);消极敌对策略(维度)与婚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相关($r=-0.43, P<0.01$),而回避冲突策略与婚姻满意度存在边缘显著的正相关($r=0.18, P=0.072$)。

表3 老年夫妻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和同伴效应

	β	t	P
老年夫妻积极建设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和同伴效应			
女性截距	97.43***	5.36	0.000
男性截距	91.42***	6.01	0.000
女性*自身的积极建设沟通	-4.05	-0.91	0.369
男性*自身的积极建设沟通	7.47*	2.18	0.034
女性*伴侣的积极建设沟通	1.79	0.44	0.664
男性*伴侣的积极建设沟通	-9.49*	-2.54	0.015
老年夫妻消极敌对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和同伴效应			
女性截距	111.79***	18.10	0.000
男性截距	94.57***	14.30	0.000
女性*自身的消极敌对沟通	-13.39***	-4.63	0.000
男性*自身的消极敌对沟通	-4.84	-1.43	0.158
女性*伴侣的消极敌对沟通	1.16	0.37	0.715
男性*伴侣的消极敌对沟通	-2.04	-0.66	0.513
老年夫妻回避冲突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和同伴效应			
女性截距	73.41**	3.18	0.003
男性截距	47.52*	2.23	0.030
女性*自身的回避冲突沟通	6.11+	1.96	0.056
男性*自身的回避冲突沟通	3.32	0.92	0.361
女性*伴侣的回避冲突沟通	-1.90	-0.49	0.628
男性*伴侣的回避冲突沟通	6.13*	2.13	0.039

2.2.2 老年夫妻的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进一步使用混合线性模型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以分析老年夫妻的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效应和同伴效应。

使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APIM模型的分析时,需要特殊的数据结构。在SPSS数据中,每一对夫妻的数据都有两行,每一行依次包含夫妻共同编号、个体编号、个体性别(丈夫用1表示、妻子为-1)、个体自身的沟通变量和婚姻满意度变量、伴侣性别、伴侣的沟通变量和婚姻满意度变量。本研究的数据共涉及50对夫妻,建成100行数据。在分析时,将夫妻共同编号作为一个第二水平即伴侣水平的随机效应,结果变量为个体自身的婚姻满意度,性别为分类变量,作为因子,而个体自身与伴侣的沟通变量作为协变量,固定效应为性别及性别与各协变量的交互。模型的估计方法为约束最大似然法。结果见表3。

如表3所示,每个分表的第三行与第四行分别表示妻子与丈夫自身的沟通变量对自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即主体效应;最后两行分别表示丈夫的沟通对妻子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妻子的沟通对丈夫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即同伴效应。可以看到:在主体效应方面,丈夫的积极建设沟通主体效应显著($\beta=7.47, P<0.001$),妻子的消极敌对沟通主体效应显著($\beta=-13.38, P<0.001$),妻子回避冲突沟通主体效应边

缘显著($\beta=6.11, P=0.056$)。在同伴效应方面,妻子的积极建设沟通对丈夫满意度的同伴效应显著($\beta=-9.49, P<0.05$);妻子的回避冲突沟通对丈夫的满意度同伴效应显著($\beta=6.13, P<0.05$)。其他的主体效应与同伴效应皆不显著。

3 讨 论

从研究结果可知,老年夫妻间的常见沟通行为可以概括为以下12种:即敌意、控制、回避、否认、反问、抱怨、表达、协商、幽默、迎合、关注和顺从。这些不同的沟通行为反映了个体所采取的不同沟通策略。其中,敌意、抱怨、否认和反问可归于“消极敌对”沟通策略;表达、协商、关注、幽默和回避(反向)代表了“积极建设”沟通策略;而余下的顺从、迎合和控制(反向)三种行为则反映了一种“回避冲突”的沟通策略。总体上,老年夫妻在沟通中所采用的策略以“回避冲突”及“积极建设”为主,而较少采用“消极敌对”策略。此外,研究还发现这三种沟通策略在丈夫与妻子身上分别发挥了不同的效应:对于丈夫来说,其婚姻满意度受到双方的沟通行为的影响,他们自身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妻子的“回避冲突”沟通均有利于保护其婚姻满意度,而妻子表现出“积极建设”沟通则反而会伤害丈夫的满意度;对于妻子来说,其婚姻满意度则主要受自身所采用的沟通策略的影响,更多地去“回避冲突”能让自己收获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而使用“消极敌对”策略则会损害自身的婚姻满意度。

在本研究中,老年夫妻编码体系的建立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路,是根据老年夫妻互动的行为表现,在爱荷华互动评定量表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次修订。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老年夫妻编码体系中所包含的沟通行为与爱荷华互动评定量表的中、英文版本都有一些差异^[21],而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夫妻有别于年轻夫妻的沟通互动特点。如年轻夫妻之间的沟通会存在“撒娇”、“焦虑”、“肢体攻击”、“肢体情感”和“心理攻击”等行为,而老年夫妻则几乎未表现出这些行为。这一差异表明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情绪表达方面会表现得更平和、稳定。这一点也得到了之前研究的支持,例如:王倩蓉等人^[23]对老年夫妻冲突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夫妻的躯体和语言冲突次数较少,方式也更缓和,且容易解决。另外,由于编码中发现有的老人在沟通中会一味地传递其想法,而并没有提出合理意见,因此老年夫妻沟通编码体系将爱荷华量表中的“有效沟

通”补充完善为“协商”和“表达”两个维度,“表达”侧重于阐述观点,“协商”侧重于提出合理的建议,再结合经典编码表中年轻夫妻对“问题解决效率”的关注并未在本研究中的老年人身上体现出来,由此推测老年人对问题最终能否得以解决并没有年轻人那样感兴趣,即老年夫妻在沟通中并不像年轻人那样重视“工具性目标”的实现^[18]。

老年夫妻在沟通中采用较多的“积极建设”策略,这与以往的相关研究一致^[7]。然而,老年夫妻也表现出较多的“回避冲突”,这与年轻人的结果则不太一致^[7]。这一现象也许可以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来解释,即随着个体老化,他们会倾向于追寻或者强调积极的、有情感意义的经历,而会通过主观或客观的方式减少重要关系中的消极体验,如在可能发生冲突时选择回避,以获得更满意、更亲密的关系^[24]。此外,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思想也隐含了此类观点,如六十花甲又被称为耳顺之年。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这样就能减少冲突。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这样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多进行积极沟通。同时,从维度的相关分析也可以看到,与“消极敌对”沟通存在显著负相关的是“回避冲突”策略,这说明“消极敌对”沟通的对立面并不是“积极建设”沟通,而是“回避冲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老年期,回避冲突可能是一种保护性的沟通方式。

关于老年夫妻的沟通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首先,在“积极建设”沟通方面,丈夫自己表现出的“积极建设”沟通有助于改善其婚姻满意度,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积极沟通与较高的婚姻满意度相关”的结果相一致,但是妻子采用的“积极建设”沟通却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这一点与以往对年轻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7]。上述结果表明老年丈夫若要提升婚姻满意度,自己需要主动去积极沟通,但妻子最好少表现出积极沟通,也就是说,丈夫在积极沟通的同时需要占据主导性地位才能有效促进其婚姻满意度。与之类似的结果还有在“回避冲突”沟通方面,妻子的“回避冲突”既有助于保护自身的满意度,又有助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要理解这些结果可能需要结合上文所说的老年人的成长时代背景,与年轻人相比,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自古以来,我国社会中就存在着“男强女弱、男尊女

卑”的观念。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发挥着作用,“主动、创造、征服”仍然是男性的特质,“被动、接受、服从”是女性的特质^[13]。因此,老年妻子的主动沟通,哪怕是积极的,也未必会获得丈夫的喜欢,而妻子忍耐、顺从才符合老年丈夫对妻子角色的预期,因此,妻子的回避冲突能够让丈夫对彼此的关系更满意。

“消极敌对”沟通方面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只表现在妻子的主体效应上。即妻子的“消极敌对”沟通仅仅损害自己的婚姻满意度,而丈夫的“消极敌对”沟通并不影响任何一方的满意度。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也不太一致^[9]。这可能依然缘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在过去,人们常常说“夫为天”,丈夫做的事就是绝对正确的,不容质疑的。因此丈夫即使表现出一些消极行为,在夫妻双方看来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如此,当然没必要对这些消极行为耿耿于怀,这在本研究中就表现为丈夫的“消极敌对”沟通不影响任何一方的满意度。然而传统文化对妻子却并没有对丈夫那么宽容,因此,妻子相较于丈夫会更为谨言慎行,更常反省自己,于是,妻子的“消极敌对”便会影响其自身的婚姻满意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夫妻沟通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本研究的结论在进行推广时需要谨慎。第一,本研究的样本数量偏少,且均为城市居民,代表性或许不够;第二,本研究的设计为横断研究,未能将婚龄与文化背景所起的效应分开进行详尽地探讨。因此,未来的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其他的研究设计或扩大样本对相关结论予以检验。

参 考 文 献

- 1 张雯,李英捷. 婚姻不忠:美国近六十年的研究成果和走向.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62-366
- 2 Cicirelli VG. Feelings of attachment to siblings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Psychology and Aging*, 1989, 4(2): 211-216
- 3 李春花,王大华,陈翠玲,等. 老年人的依恋特点. 心理科学进展,2008,16(1):77-83
- 4 崔丽娟. 老年人夫妻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心理科学,1995,4:221-224
- 5 陈华帅. 老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与经济,2009,6:67-72
- 6 Litzinger S, Gordon KC.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among communication,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2005, 31(5): 409-424
- 7 张锦涛,方晓义,戴丽琼.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109-115
- 8 Rehman US, Holtzworth-Munroe A.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of marit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o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7, 21(4): 759-763
- 9 Williamson HC, Ju X, Bradbury TN, et 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American and Chinese newlywed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2, 26(3): 308-315
- 10 叶筱珍. 新婚夫妻冲突解决,社会支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 11 琚晓燕,方晓义,戴丽琼,等. 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2,10(2):131-137
- 12 张锦涛,方晓义. 夫妻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3):327-330
- 13 张松群,陆卫群. 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的社会学分析. 新西部:中旬·理论,2014,7:101-102
- 14 Christensen A, Sullaway M. Communication patterns questionnai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1984
- 15 Gottman JM. A theory of marital dissolution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3, 7(1): 57-75
- 16 赵鑫,金戈,周仁来. 什么样人更善于情绪调节? 一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3):518-521
- 17 Carstensen LL, Gottman JM, Levenson RW. Emotional behavior in long-term marriage.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5, 10(1): 140-149
- 18 吴波. 伴侣关系教育的临床研究进展.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1):186-190
- 19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 20 Williamson HC, Bradbury TN, Trail TE, et al.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25(6): 993-999
- 21 琚晓燕,谢庆红,曹洪健,等.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基于一项观察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5):790-794
- 22 Kerig PK, Baucom DH. Couple 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s (Taylor and Francis), 2004
- 23 王倩蓉,王大华,陈翠玲. 老年人夫妻冲突一般特点及其与依恋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2):167-174
- 24 Henry NJ, Berg CA, Smith TW, et 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coupl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7, 22(3): 428-441

(收稿日期:2015-09-24)